

神與人間



「道子，好孩子，快些睡罷。」

朝子把自己身體放一半在那小小的褥子裏，從被窩上面拍着小孩子的背這樣說。可是雖然這樣說，而剛才的眼淚一直流個不住，越想要忍住它，心裏的悲傷越加氾湧上來，不覺就嚶嚶地啜泣了。這好像孩子也懂得，——雖則剛才滿四歲——也和道子一樣，而且像怕給母親知道了不好似的，陰陰地哭着。可憐自然是可憐，但因道子平常是神經質的孩子，所以朝子忍不住生氣。

「哭什麼呢？道子啊——」

說着一瞧藏在被裏面的她的臉時，這孩子像不肯讓她娘看見她哭着的樣子似的望着下面，在陰暗之中不住地霎着睫毛。

「啊呀，真是討厭的孩子！快睡了罷！」

真像很生氣似的朝子罵着，並且很殘忍地掀起被來蒙頭蒙腦地蓋着她那哭着的臉。平常像這樣一邊放着小孩睡，一邊自己也慢慢地睡着了，是她常有的事。她的睡性本來極好，她的丈夫始終說她是「任有怎樣的憂愁都能睡得像豬似的女人」，可是今晚卻老大不容易入睡。在被窩上面以手支頤，把丈夫對她的無情的行為一樁樁想起時，不知不覺之間眼淚順着手脖不住的流下來。終於又忍不住抽抽噎噎地哭起

來了。她以這樣自傷的心境暗泣了三十分鐘光景。忽然一留神，不知何時起那被窩裏面也有啜泣之聲。「啊呀，還沒有睡着嗎？」——想着，她不覺氣得說不出話來了。本來對於一個神經過敏的小孩，從這時候起，就告訴她種種人世的悲哀，是多麼能使那孩子的性質怯懦，而且於她的將來有多麼不好的影響。但沒有教育的她注意不到這種細緻的地方，所以想不到那裏。不過她一想到連這孩子都莫名其妙地感覺得母親的悲哀，和她一塊兒哭，可更使她受不了了。因此她再也沒有責罵她的勇氣了，趕忙自己也把頭伸在被窩裏面，和孩子緊緊挨着臉兒，誰也不管的母女兩個人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

「道子啊——」

她說了。她緊緊地抱着孩子發抖的身體，她自己也抖着。在黑暗之中滂沱的眼淚順着腮旁流，因為她們挨得很緊，所以她也不知道是誰的眼淚。道子的眼皮正靠着她的臉上，她感覺得那顫抖着的睫毛的尖端很溫熱的潤濕着。朝子把自己的眼皮合上去——讓眼皮壓着眼珠哀哀地哭。孩子鼻頭的柔軟的肉給鼻涕弄髒了，觸着她的高的鼻子，同時由那兩個孔裏嘻嘻地吐出一股帶濕潤的熱氣。她把孩子的鼻涕和她自己的眼淚一道吞到肚子裏哭。她忽然想起小孩子的時候、晚上很晚在黑暗之中把被窩蒙着頭捉迷藏時候的事。在這樣極悲哀的時候，怎麼會記起那樣遠的事呢？這她不知

道。可是那個時候，就是她只比在這裏的道子大兩三歲時候的事，不要去想它自然會浮上心裏來。啊，是啊，那時候我不過八九歲罷。最大的姊姊美姐是十三四，弟弟三郎是六歲，一到晚上就把二樓的電燈熄了捉迷藏。「朝姐，躲在這裏好！」那時候三郎常那麼說着，攢到被窩裏面用小小的聲音邀她。因為是在很寒冷的山國，到冬天很早就鋪上被窩放好火爐。「好了沒有！——」在走廊角落裏樓梯口做「鬼」的姊姊叫着。「好了！」說着三郎便靜悄悄地抱着朝子，那時朝子感覺着她弟弟一股股的熱的呼息。……連這樣細微的事都不可思議地想起來了，但雖然如此，卻一點也不能減少她的悲痛的心思。依然是抽抽噎噎地哭着。

「少奶奶！——」

阿花走到樓上，隔着紙門叫她時，可是，她已經睡着了。叫了兩三次，她只用鼻頭哼了幾聲，直到聽說「有客人來了」，她才猛然驚醒了。小孩子不知什麼時候睡得很熟了，她自己也睡在被窩外面了。一想到剛才那樣哭着，哭倦了就睡着了，難怪人家不說她「像豬似的」，連她自己也覺得有些好笑了。

「誰來了？」

她說。好像睡着了的時候簡直受了涼，說話時帶着鼻音。是夜深了罷，屋子裏冷得異樣，晚上本來關好了雨榻，但因為租的屋子建築得很馬虎，由空隙裏進來的風侵入肌

骨。她扯着被頭重新從小孩的肩上蓋得緊緊的，再加上一個坐墊。

「穗積先生來了。」

「穗積先生？……啊呀，這個時候，……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十點一刻不到。」

那麼，放小孩子睡是八點，不覺就迷迷糊糊地睡了兩個鐘頭了。

「我不見他，你替我回一聲不在，不就成了嗎？」

她有點兒不高興了。因為除了阿花以外沒有可以罵的人，所以阿花時常受她的教訓。

「我也那樣說了，可是他說要找少奶奶有事情。」

「找我有事情？」

她用還帶着幾分睡氣的語調說。

「那麼，請他上樓來罷。」

於是她趕忙立起來，開燃電燈坐在鏡台前面。因為她曾把手撐着臉所以臉上有幾分紅脹。眼皮也腫起來充着血，看着自己的樣子，想起心裏的悲哀，不覺又抽着鼻涕，但那時已聽得上着樓梯的穗積的腳步聲了。

「請等一等，因為剛放着孩子睡了。」

聽得穗積好像坐在另一間房子裏了，她不想讓他知道她是哭過的，所以從紙榻子這一邊招呼他。

「唔，放小孩睡還好，可是你自己不是也睡了嗎？」

穗積用很神氣的聲音說。

「是啊，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睡着了。」她望着鏡子裏的自己的臉笑了。

「你真是心閒得很，你當家的不是在外面玩着嗎。」

「是啊，我真是心裏閒，所以時常給人家笑話哩。」

「那真是可羨得很，我只要像你一半的心裏閒就好了。……」

那時候，朝子已經推開紙榻子進來，可是她看見穗積的樣子，不像他講話那樣有神氣。

「……我心裏老是不能閒，所以每晚都睡不着，真沒有法子。」

穗積發完了他的牢騷，不覺紅了臉望着底下，也許是心理作用罷，使人覺得他那帶着眼鏡的陰鬱的眼睛，比平常更沉悶了。

「有什麼貴幹呢？」

想起來，穗積從不曾在她丈夫不在的時候上過她的屋子，自己同這個人，像這樣在更深夜靜兩人對坐的事，已經是多年不曾有過了，這很使她覺得有些為難。

「剛才添田君有信來了。」

為難的感情穗積大約也是一樣的有罷，她一問他馬上這樣答她，抬起很正經的臉。

「信？從哪裏來的？」

「從箱根來的，不是說他前天晚上出去之後就不曾回來嗎？」

「是啊，可是怎麼說呢？」

這麼說的時候，朝子的臉上失去了血色，有些發青了。莫非捨了自己遠去的丈夫忽然來了什麼冷淡的信嗎？莫非來信說「我已經用不着你了」嗎？假使如此，我不是再沒有會見他的時候嗎？這是時常威脅着她的頭腦的夢魘。她預感着總有一天那樣可怕的事會來的。

「他要你送一百塊錢去。」

穗積說了，抬眼望她的臉色時，好像說「好了，總算安心了」。

「他所以寫信給我說，是因為地方不想讓你知道。他要我向你要了錢馬上寄給他。」

「他不是曉得沒有錢嗎？——他說要什麼時候以前送去沒有？」

「他說要我用電匯寄去，務必在明天正午以前寄到。假使遲了要更加不夠。因為他說得很急，所以我看了信馬上就來了。」

朝子在肚子裏把櫃子裏剩下的東西數計了一遍。平常她說「已經沒有可以當了」的時候，她丈夫總說「不必當你的了，不是還有我的嗎」。也不知他是說着來俏皮她的呢，還是

認真地那樣要當給幹子姑娘去用的，雖然想起來很可恨，但朝子直到今天總是務必不動丈夫的衣服，務必首先當她自己的。可是目下想起來剩下的都是回頭到了冬天要用的。講到值錢一點的不過前年做的大島緞的大褂和襪子，可是要連那個也當了，隨便到外面去一趟，都沒有可以穿的衣裳。不過無論如何不肯動丈夫的衣服的時候，也除了請出那個沒有別的法子。此外就是唯一手上帶的紅寶石戒指，這兩樣能不能當得一百塊錢很是問題——假使不夠只好從那用她女兒名義存下的三十元的郵政儲金中去想法子……

「啊，可以的，我去想想法子罷——那麼明天早上請您來拿一下罷。」

好像在咄嗟之間決定了辦法的朝子的話，不知怎樣使穗積感了一種寂寞。他不覺窺探一下她的眼色，但她的眼睛含着清淨天真的光明。「假使用得着的時候我這裏還有五十塊錢。」——暗暗地準備着這個話的他，看了那種眼光，像受了什麼打擊似的，覺得想着那樣的事的他自己很可恥。

「可是不知到底是哪一天上箱根去的。那個女人也一起去了罷？」

朝子不懂得穗積的心緒，她好像把悲傷的事全忘了似的，甚至含着微笑。

「那自然是一起去的。我那時候也想着不會是這樣嗎。那晚他說這會兒上跳舞場去，特蠻地領我到丸之內飯店去了。」

於是那個女人便到那裏來了。大概是預先約好了的也說不定。……」

「哦？添田也跳舞嗎？」

這好像很使朝子好笑，剛哭腫的眼邊浮着更大的笑，實着鼻子很妙地發出高聲。

「你說他是不是『也跳舞』，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哦啊，真是嚇了我了。那麼穗積先生你呢？」

「我嗎？我生來就不喜歡跳舞，動作太激烈了，使人很受壓迫，氣都吐不上來。因此看着也不覺得有趣，反而使人沉鬱得悲哀起來，去一次還不要緊，兩次就沒有道理了。」

「可是，怎麼樣，不是說好看的人們很多嗎？」

「也許有，不過我簡直不懂得。我一到那種地方眼睛就昏眩起來了。……」

「幹子姑娘穿着什麼衣服？還是洋服嗎？」

「不，那晚是和服，好像穿得非常的漂亮。也不知是什麼布或是縐綢，總歸是穿着很花的模樣的衣服，帶着腕圈和頸圈，跳得很高興。」

「了不得！我真是羨慕那樣的女人。」

「哪一種女人？」

穗積很責備地問着。

「像幹子姑娘那樣的女人——又愉快，又華美，誰也見了她歡喜，始終很高興地過着日子。真是要能像她那氣派可

多麼好呢。」

「哈哈，不過你可當真學不來。除非你再生過一輩子。」

「不成嗎？回頭讓我也帶上手圈和頸圈，到跳舞場去看看罷？那麼一來可怎麼樣呢，穗積先生？」

可是穗積默然地想着。一個手像很怕冷地插在懷裏，另一個手捻着吸剩的香煙頭在磁火盆的邊上擦着。……

二

「那麼，明天早上十點鐘光景請來一趟罷。真是對不起，又來麻煩您啦。」

穗積不注意地聽了她的話。一出她的家便感着一種說不出的不快的情緒。可恨的是添田。可是假使朝子的心裏充滿着對於添田的愛，而對於可憐的穗積這個男子一點也不在心上——這照今晚的情形看是毫無疑問的——那麼，也沒有恨添田的理由了。那麼恨朝子嗎？不，那也決做不到。你瞧她現在受着她丈夫那樣無情的待遇，不還是很忠實地盡着妻子的職務嗎？這在穗積的地位怎麼可以非難她呢？假使穗積的心裏有一毫這樣的妄念，那麼，他對於她那種純淨溫雅的心腸應該羞恥。雖然如此，穗積對於今晚的實在預期着稍為不同的態度。他想她將對他哭訴她丈夫對她怎樣不好——縱不如此，也應該從她的口裏聽出一兩句對於她丈夫的怨言。